

文選卷第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詠懷

阮嗣宗詠懷詩十七首

謝惠連秋懷詩一首

歐陽堅石臨終詩一首

哀傷

嵇叔夜幽憤詩一首

曹子建七哀詩一首



王仲宣七哀詩二首

張子孟陽七哀詩二首

潘安仁悼亡詩三首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顏延年拜陵廟作一首

謝玄暉同謝諮議銅爵臺一首

任彦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贈荅一

王仲宣贈蔡子篤一首

贈士孫文始一首



贈文叔良一首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贈徐幹一首

贈從弟三首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願延年曰詠者阮籍在晉  
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阮嗣宗

良曰減榮緒晉書云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兒瑰  
傑志氣宏放蔣濟辟為掾後謝病去為尚書郎遷步兵

校尉籍屬文初不苦思率爾便作成陳留八十餘篇此獨取  
十七首詠懷者謂人情懷籍於魏末晉文之代常慮禍患及  
已故有此詩多刺時人無故舊之情逐勢利而已觀  
其體趣實謂幽深非夫作者不能探測之善注同

願延年沈約注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

濟曰夜中喻昏亂不能寐言  
憂也彈琴欲以自慰其心

薄帷鑒



明月清風吹我衿

銑曰惟悵鑒聖昭也  
曰廣雅曰鑑照也

孤鴻號外野翔

善本作鳥  
翔字

鳴北林

向曰孤鴻喻賢臣孤獨在外號痛聲也翔鳥驚鳥好迴飛  
以比權臣在近則謂晉文王也

徘徊將

何見憂思獨傷心

翰曰由此而憂思  
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

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  
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

力有芬芳猗

於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

濟曰江妃二女游於江濱解珮以贈鄭交甫也  
翔行也婉孌美兒良曰猗靡相思不相忘者

情意深也交甫則未如此籍飾成此文  
在衣曰懷毛萇詩傳曰婉孌少好兒子虛賦曰扶輿猗靡

傾城迷下蔡

容好結中腸

銑曰言美兒傾人之城迷惑下蔡之邑由此容兒美好結人心  
腸皆謂晉文王初有輔政之心為美行佐主有如此者

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色賦  
曰臣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感激生憂思百草樹蘭房

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

銑曰後遂專權而欲篡位使我感激而生憂  
思萱草忘憂也蘭香草也言我將忘此憂



自脩芳香之行膏沐仁義之道念天下若此將誰為施之詩云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言本望得雨不謂日出亦猶本期輔弼不謂篡奪也善曰趙岐孟子章

指曰下載聞之猶有感激毛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又曰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曰其雨其雨杲杲日出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

來伯且來則復不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翰曰言臣主初為金石固交一朝離傷使如此也旦朝也

來也伯且君子字沈約曰婉孌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如好色善曰漢書曰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然今為漢王所禽矣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濟

嘉美也蹊道也藿猶葉也言及秋風而零落也言晉當魏盛時則盡忠及微弱則陵之使魏室零落自此始也類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善曰班固

漢書李廣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沈約曰風吹飛藿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華實既盡柯葉又彫無復一毫可悅善曰說文曰藿豆之葉也楚詞

曰惟草木之零落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銑曰荆杞喻奸臣言因魏室陵

善曰言無常也文字口有榮華者必有愁悴班固荅賓戲曰朝驅馬捨善

為榮華少為憔悴山海經曰雪之山下為荆杞郭璞曰杞拘杞善

作舍之去去上西山趾銑曰西山足也言晉無始終不及夷故上西山也善曰西山夷齊所居言欲從



之以避世禍身不自保何泥戀妻子向由言遇此時不可相保沈約曰榮

乎子者疑霜被野草歲暮亦去向曰已盡也言霜凝歲暮野草當

生之詞也沈約曰歲暮風霜之時徒然而已耳善曰繁霜已凝歲亦暮止野

草殘悴身亦當然楚詞曰漱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冰堅也毛詩曰歲聿云暮

蒼頡篇曰已畢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濟曰繁華喻人美盛如春華之繁善曰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

華時樹本說苑曰安陵君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財盡

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會王出獵江渚有火若

雲蜺兒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射之兒死於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

與樂纏泣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恭王乃封纏車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謀

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而因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

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又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兇惡而

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

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弃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

令敢言美

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良曰天天美兒灼灼明兒善曰

人者族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

銑曰懌樂也春陽也陽數九故云九春萬物悅樂之時也磬樂器其形曲折秋霜相能摧折

萬物言此二人自屈折曲事君有如此者秋殺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

也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流眄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

宿昔同衣裳

向曰昔夜也善曰神女賦曰陳嘉詞而願為雙飛鳥云對吐芬芳其若蘭廣雅曰宿夜也

比翼共翱翔

翰曰此情相得願為比翼之鳥雙飛而游善曰建安中無名詩曰中有雙飛飛鳥自名為鴛鴦丹青

著明誓千載

善本作永世二字不相忘濟曰誓約如丹青分明雖千載而不相忘也言安陵龍陽以色事楚魏

之主尚猶盡心如此而晉文王蒙厚恩於魏不能竭其股肱而將行篡奪籍恨之甚故以刺也善曰以財助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助人者色盡則愛弛

是以嬖女不弊席嬖男不弊輿安陵君所以悲魚也亦豈能丹青著誓言永代不忘者哉蓋以俗衰教薄方直道喪攜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傳之永代

非止耻會一時故託二子以見其意不在分桃斷袖愛嬖之懽丹青不渝故以方誓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

良曰漢代大宛得駿馬乃作天馬歌曰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



從無草經云：豈兮循東道，言天馬來自西，北從於東道，此亦萬事不定。善曰：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東也。沈約云：由西北來東道也。春秋非

有訖。善本作託字。富貴焉常保。銑曰：春秋相代訖音之時而富貴者安能長保持也。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

無端，天道常也。譬如天馬，本出西北，忽由東道，況富之與貧貴之與賤易至乎。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託止也。清露被皐，蘭凝霜。

露野草。向曰：春露秋霜互以相代。善曰：迅疾也。楚詞曰：皐朝為美。善本

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翰曰：王子晉古仙人以喻貞正之

士言世人逐時興衰非有長生者也。善曰：王子晉已見上文。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濟曰：阿曲翳蔽也，但

丘墓松柏飛鳥往來而已。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來諸幽之道，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柏梧桐以識墳。感慨懷辛酸。

怨毒母常苦多。良曰：由此而怨歎也。慨歎息也。辛酸，酸鼻也。毒病也。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史記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廣雅曰：

毒痛也。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銑曰：李公



李斯也本楚上蔡人度楚不足仕乃說秦平六國而為丞相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之樂其可得乎故云悲東門蘇子蘇秦也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蘇秦以其地狹小不足逞其志乃游說六國佩其相印後爭寵於齊為刺客所殺言二子豈不知趨勢利以近禍敗也為而犯之者亦猶求仁得仁誰復為之嗟矣籍登高望見丘墳松柏而懷李公蘇子以為世人不知止足後必悔恨有如此者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耳蘇子以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印也云二子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交利貨賒禍故冒而行之所謂求仁得仁也松柏岡岑丘墓所在也古有皆死之義莫有免者焉達者安小大之涯各遂分內之樂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為一丘之土夫何異哉故因此望山阿而發此句明但謝之理雖同天逝之途則異也感慨之來誠逝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道天怨毒求生蘇子李斯張本也善曰李斯已見西征賦蘇秦已見左太冲詠史詩漢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澹以西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開秋北涼氣蟋蟀鳴牀帷

向曰詩云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今言初秋始涼已鳴牀帷者傷時政迫促善曰開

秋秋初開也楚詞曰開春發歲兮四子講德論曰蟋蟀候秋吟

感物懷殷憂悄悄念心悲

翰曰感物感時政也

悄悄憂心也

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韓詩曰

耿耿不寐如有房憂毛詩曰憂心悄悄惴于羣小多言焉所告罄辭將



訴誰

良曰言此心無所告訴沈約曰重言之猶云懷哉懷哉善曰論衡曰甘議繁辭終不見信

微風吹羅袂明月曜

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濟曰微風喻魏將滅教令微也明月喻晉王為專權臣也雞知時者

言我亦知時如此將命駕歸于山林隱居而避此亂代善曰樂錄曰雞鳴高樹與古辭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毛詩曰薄言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

良曰漢都咸陽也成

帝趙飛燕為武帝李夫人並善歌舞故託以經過也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范曄後漢書曰光武曰孝孫素謹輕薄兒誤之孝孫劉嘉字顯延年曰

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於二帝也善曰史記曰秦作咸陽徙都也

娛樂未終極白日忽

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

善本作金鎰字

盡資費用常

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向曰晉文王河內人故託稱三河言人輕薄之情平生經過游樂於魏都之中

及魏室衰暮皆去而望晉

翰曰言雖黃金百鎰資用苦多豈可供其失路之費也喻人素有美行於魏今失路歸晉其於美行盡以喪矣將如之何哉善曰

少年之曰志好絃歌及平歲晚旋歸路失財盡同平太行之子當如之何乎戰國策曰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信頭塵不浴往見王曰今



者曰來見人於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為北  
面曰吾馬良臣曰雖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之楚之路也曰  
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  
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  
而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  
用資也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善本帶五

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

良曰畛界距至也阡陌比道也子母瓜之子母也  
鉤帶猶連綴也瓜有五色其光曜日嘉賓邵平之

客善曰軒當為畛宋東太玄經注曰畛界也說文曰畛井田間陌也孔安國尚  
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  
負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膏火自煎熬

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銑曰膏以明而受煎  
熬人以財而見患害

豈如邵平復為布衣終身不仕至於寵祿何足恃賴顧朝廷若是願以退居故  
有此詞沈約曰當東陵侯侯服之時多財爵貴及種瓜青門匹夫耳寔由善於  
其事故以味美見稱連畛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贍已乃亦坐致嘉賓夫得  
固易失榮難以恃膏以明白煎人以財興累布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哉



善曰莊子曰山木自歿也膏火自煎也漢書疎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左氏傳曰石碣曰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又宋華元曰不能治官敢賴寵乎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

向曰上東門洛陽東門首陽山伯夷叔齊避周之隱處善曰河南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

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

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

翰曰薇亦

藿也可食之采薇士則夷齊也嘉樹謂嘉美之樹沈約曰夷齊尚不食周粟況取之以不義我者乎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耻之義我不食周粟隱於

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顏延之曰史記龜策傳曰無蟲曰嘉林

良辰在何許凝霜霰沾衣衿寒風振

山岡玄雲起重陰

良曰良辰謂和平也凝霜霰沾衣衿以喻衰代言和平之時今在何處而使衰代及人銑曰風振雲陰喻

晉王專權而冒上沈約曰良辰何許言山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凋殞非一玄雲重陰多所擁蔽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嘆息善曰東征賦曰撰良辰

而將行王仲宣鳴鴈飛南征

鵙鳴決發哀音

向曰鳴鴈飛南征喻賢臣遠去鵙鳴哀音喻

詩曰白露沾衣邪臣讒佞鵙鳴則百草不香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芬芳歇矣所存者

是腐耳善曰楚辭曰鴈邕邕而南遊又曰恐鵙鵙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翰曰商聲秋之聲也草木凋素猶商聲用事國家衰弱猶茲臣執政是用傷我



心矣沈約曰致此彫素之質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遊字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鄭玄曰秋氣和則音聲調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

善本作書詩善曰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杜預左氏傳注曰尚上之耳被

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

濟曰褐布衣珠玉喻道德顏回閔子騫皆孔子弟子言少時學道德與此游從善曰家

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可也開都善本臨

四野登高有

善本作望

所思

良曰開都謂出於都外所思謂思古之君子

丘墓蔽山岡萬

代同一時

銑曰言自古死至於今日故謂同一時也善曰方言曰冢大者為丘

千秋百

善本作萬字

歲後榮

名安所之乃悟

善本作

美門子噉噉

叫今自噉

善本作噉字向曰美門子古仙人也

乃悟美門輕舉而我負累所以自嗤安可嗤笑也籍憂於生理故以此詞自釋沈約曰自我以前但謝者非一雖或稅駕參差同為今日之一丘夫豈異哉

故云萬代同一時也若夫被褐懷玉託好詩書開軒四野昇高永望志事不同但沒理一追悞美門之輕舉方自笑耳善曰戰國策曰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

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淮南子曰死有遺業生有榮名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美門尊昭曰古仙人也說文云嗤笑也嗤與噉同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

翰曰蓬池地名大梁古梁城名善曰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蓬池或

曰即宋蓬澤也又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梁也

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

濟曰洪大莽草也茫茫廣大貌善曰毛

詩曰率彼曠野楚詞曰莽茫茫之無涯毛萇曰茫茫廣大貌

走獸交橫馳飛鳥自

善本作隨翔是相字

時鵠火中日月正相望

銑曰喻亂時人怖懼良曰孟冬之月七星中星鵠火次星也日月相望十五十六也善曰左氏傳

曰晉侯伐虢公問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剋之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鵠火中必是時也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也尚書曰二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

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

向曰朔北也寒霜喻奸臣之害人者善曰爾雅曰朔北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

也曾子曰陰氣騰則疑為霜

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

翰曰代多邪佞故我無疇匹而俯仰悲傷善曰左

氏傳曰陳劬仲

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惟悴詠言

著斯章

翰曰小人計邪誦以為功君子守正直以為常良曰言我守以正道豈能憔悴及已所以著此詩以自明也沈約曰豈惜終惟悴蓋由不

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懷兼以羈旅無匹而發此詠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



常體君子道其  
常小人計其功

炎暑者惟茲夏三旬將欲移

銑曰三旬謂六月之旬欲入於秋也喻魏之末權移於晉善曰南方為火而主夏火

性炎上故謂夏月為炎暑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鄭玄毛詩箋曰炎熱氣也

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透

迤向曰喻魏尚有餘德逶迤長遠也善曰淮南子曰志厲清雲楚詞曰載雲旗之逶迤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

羌馳

翰曰羌馳言相次而奔馳也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

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

忉怛憂傷也莫我知我也善曰毛詩曰勞心忉忉又曰勞心忉忉楚詞曰國無人兮莫我知

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

離良曰卒終也不見言不欲見別離喻晉篡魏而別離也善曰言四時代移日月遞運年壽將盡而人莫已知恐被讒邪橫遭擯斥故云願卒歡好不見

別灼灼西頽

善本作隤字

日餘光照我衣

善曰楚詞曰日杳杳而西頽

迴風吹四壁寒

鳥相因依

銑曰頽日喻魏也尚有餘德及人迴風喻晉武四壁喻大臣寒鳥喻小臣也

周周尚銜羽琬琰

亦念饑

向曰周周鳥名重頭屈尾飲於河則沒其頭常銜鳥羽然後得飲有以肩獸曰蜚蜚能擇美草距虛負之而走以喻君臣相須而濟



有晉不如於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為夸苦與善本作此善同向注

名惟悴使心悲致君之道良曰此人皆夸大與名譽而致身趨附之地

使我憔悴而心悲沈約曰天寒即飛鳥走獸尚知相依周周銜羽以免顛仆蚤蚤負願是以美草而當路者知進趨不念暮歸所安為者惟夸與譽名故致憔悴而心悲也

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基母遂曰當仕路也磬折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古之人有不肯富貴者由重生

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今聞也寧與燕鳥雀翔不隨黃鵠

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濟曰鸞雀喻燕雀使黃鵠喻賢才言世人寧與燕雀相濟其要安於爵祿不能與

賢才盡力於君而受其黜退也沈約曰若斯人者不念己之短翮不隨燕雀為侶而欲與黃鵠比遊黃鵠一舉冲天翱翔四海短翮追而不逮將安歸乎為其計

者宜與燕雀相隨不宜與黃鵠齊舉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玄雲決鬱將安歸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山善本作出字門臨永路不見行車

馬銑曰言人皆趨權臣無與已同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



東南下

向曰孤鳥離獸東南西北喻下人值亂代皆分散而去

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翰

言思志者與舒寫其心晤明也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

北里多多奇舞濮上有微音

濟曰紂使師延作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紂亡延投濮水而死衛靈公宿於濮水上聞其

音使師消寫之言時尚其荒淫善同濟注

輕薄游閑

善本作閑遊子

子俯仰作

善本作乍字

浮沈

善本作捷徑從狹路僂俛趣荒淫

銑曰代人輕薄逐勢興衰而從之向曰捷徑狹路非正道僂俛亦俯仰

也善曰輕薄之輩隨俗浮沉棄彼大道好從狹路不尊恬淡竟赴荒淫言可悲甚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沉與時俯仰

焉見王子喬

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用

善曰作以字

慰我心

翰曰王子喬古之仙人也鄧林林名濟

曰籍見時代若此但以全身為上故美矣其人已遠故云焉見其法不滅故云可慰心楚詞云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雲

善曰子喬離俗以輕舉全性以保真而陵太清山海經曰夸父與曰覓逐而竭死其杖化為鄧林楚詞曰延年不死

兮壽何所上方言曰延長也毛詩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

良曰湛湛水平兒楓木名楚詞曰湛湛江水平上有楓樹

皐蘭被



徑路青驪逝駿駿

洗曰澤畔曰皐青驪馬也逝去也駿駿驟兒以喻已去之疾

善曰皐蘭已見上文楚詞曰青驪結駟齊千乘

毛詩曰駕彼駟牡載驟駿駿毛萇曰駿駿驟兒駿七林切

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

尚曰望此則知春不留人生非

久故感我心緒

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

翰曰三楚謂楚文王都郢昭王都鄢考烈王都壽春秀士謂秀茂之士宋

玉之流也王爲高堂賦云朝爲行雲暮爲行雨風荒淫之事進諫於君言朝廷之士隨風從流無能如此

善曰孟康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

城爲西楚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旦爲朝雲

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

黃雀哀涕下誰能禁

良曰朱華喻榮盛言魏初榮盛後如高蔡黃雀之危一念至此泣涕不能禁止善曰戰國策

曰莊辛諫楚王曰郢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與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其頸爲的晝遊茂樹夕調酸

醢耳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南遊高陂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童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受命

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州侯從鄢陵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

爲事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乎秦王填澠池之塞內投已澠池塞之外襄王問顏色變四體戰慄於是乃執珪中授之封以爲陽陵君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



因是已復有是也如谿谿流所沃者美好也孔叢子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禁禁止也

# 秋懷詩一首

五言

謝惠連

銑曰感秋而述其所懷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晏

向曰嬰羅矧况

晏晚也

善曰平生已見上文說文曰嬰繞也

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

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淮南子曰秋士哀也

爛爛君韓詩章句曰奕奕盛兒毛詩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蕭瑟含風

蟬寥戾度雲鴈

濟曰蕭瑟寥戾皆聲也善曰楚詞曰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寒商動

清閨孤燈暖幽慢

良曰寒商秋風也暖不明也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楚詞

善曰楚辭曰

注曰暖曖

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

銑曰耿介專獨也繁慮多憂也展轉反側也宵夜也

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展轉反側

夷險難預

善本作

謀倚伏昧前筭

銑曰夷平



倚申伏屈味開筭計也 善曰夷險謂道以喻時也演連珠曰才經夷險不為

世屈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鷄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雖好相如達不同張卿慢 翰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嵇康高士傳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言我雖好相如明達天下

不欲同其慢世 善曰達謂通達不拘禮也嵇康高士傳司馬贊曰長卿慢世頗

越禮自放憤臯居市不耻其狀託疾避患幾比卿相乃至仕人超然莫尚

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官 濟曰後漢鄭均為尚書後乞骸謝病歸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身時人號

為白衣尚書言我頗悅鄭生偃息不欲同 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賓

其為白衣官也 善曰偃謂偃仰不仕也

至可命觴朋來當漆翰 良曰觴酒也翰筆也漆筆於墨而制文章

高臺驟登踐清波 善本時陵亂 銑曰驟數也陵亂謂舟馳騖也

魄不再圓傾義無兩旦 向曰魄月義日也言月既缺一月之中無再復

少 善曰魄月魄也 金石終銷 善本作毀丹青暫足彫煥 翰曰皆不能

義義和謂日也 消字

光明兒 善曰張綱集曰 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 濟曰勉勵也

書功金不圖形丹青

玄髮少年也



貽遺也白首衰老兒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 玄髮發朱顏睇眄有光華 康有白首賦 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

古患反 向曰串狎也言因歌詠遂賦此詩 聊用布與親狎之人 善曰爾雅曰串習也

### 臨終詩一首 五言

### 歐陽堅石

銑曰王隱晉書云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石崇甥也 為馮翊太守趙王倫之為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政不 從欲迎楚王偉立之由是有隙石崇勸淮南王使誅倫未行事覺 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斬建臨刑而作是詩也 善曰孫盛

晉陽秋曰建字 堅石臨刑作

### 伯陽適西戎孔

善本無 孔字

### 子欲居

善本有 九字

### 蠻

向曰老子姓李字伯陽見 周無道遂入胡即戎也孔

子欲居九夷夷蠻通稱也 善曰列仙傳曰老子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派 沙之西魏武飲馬長城窟行曰四時隱南山子欲適西戎戎論語曰子欲居九夷

### 苟懷四方志所在可游盤

翰曰言平常之人且懷四方之志所在皆可以 游樂 善曰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四

方之志尚書曰 乃盤遊無度 況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

平聲 濟曰而况遭亂代屯 蹇災患者而不行乎顛沛猶



傾覆也。善曰周易曰屯如遭如又曰往蹇來連孔叢子歌曰遂迹不復自嬰屯蹇論語子曰顛沛必於是也。古人達機非策馬游

近關良口衛大夫孫林父將作亂蘧伯玉遂行從近關而出言伯玉識機變也策馳游從也善曰周易曰機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左氏傳蘧伯玉曰璆不

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咨余冲且暗抱責守微官銑曰古嗟冲童也言我猶入遂行從近關出也童稚暗昧之人抱負罪責

守此微官不知去就安居取害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冲童也賈逵國語注曰暗不明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向曰謂趙王倫謀亂已欲廢彼敗則為禍成則為福故云禍福端構就也善曰爾雅曰圖謀也

莊子曰而子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

人灾枚叔上吳王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曰福生有非禍來無端方言曰端緒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寬天網布紘網投足不獲安濟曰恢恢廣大兒四

方上下為六合紘網繫網索也言趙王倫網捕忠良將以害之使投足無處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許慎淮南子注曰紘維

也解嘲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也松栢隆冬瘁悴然後知歲寒銑曰言歲寒能瘁松栢時亂則害忠良

善曰孫卿子曰松栢經冬而不彫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向曰言世路險過太行之



山善曰淮南子曰河為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今上黨太行河內野王縣真偽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

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平良曰引大分欲以抑其情善曰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

虞而虞士處秦而秦霸有其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顧嬌

善本作憐女惻惻心中酸濟曰酷苦酸痛也善曰說文曰負受貨不償所字然受恩不報亦謂之負也方言曰傳云慈母怒子

折菱以簪之鄭玄二子棄善本有遺念皆遘其善本無凶殘銑曰言毛詩箋曰顧念也若字

免故去弃二子若遺遘遇殘賊也善曰毛詩曰將安將樂棄余如遺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向曰惟思也若循環而

無窮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念也尚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洟翰書大傳三王之統若循環周則復始也

揮奮也沈攢涕洟兒善曰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色文章人有五情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洟兮薶攢涕泣關干也薶與沈同

# 哀傷

## 幽憤詩一首

四言善曰魏氏春秋曰康及呂安事為詩自責呂安事已見思舊賦班固史遷述曰幽而發憤乃思



乃精

嵇叔夜

向曰叔夜為呂安事連罪收繫遂作此詩憤怨也言幽怨者人莫能見明也

嗟余薄祐

善本作祐字

少遭不造

濟曰祐福造成也叔夜少失父

善曰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

哀榮靡識越在襁褓

善本作襁褓字

越於也襁褓束襖嬰兒衣也

善曰左氏傳后成叔曰聞君越在他境淮南子曰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張華博物志曰緇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

上韋昭漢書注曰緇若今時小兒腹衣李奇曰緇小兒大籍也

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豫不

訓不師

翰曰肆縱姐嬌也恃母兄之慈縱而成嬌不垂訓教不立師傳

善曰

曰鞠養也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說文曰姐嬌也嬌與姐同耳

爰及冠帶憑寵自放

二句良曰爰於也男年二十則冠冠帶亦冠也依憑母兄之寵自放逸其心也

抗心希古任其所尚

善本作上字

也言舉心慕古人之道任其高尚之志也

善曰廣雅曰希庶也

託好老莊賤

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上則義不虧矣說文曰尚庶幾也



物貴身

銑曰老謂老子莊謂莊子賤物賤於寶貴之物貴身謂卑下於人以自保也善曰愁喜謂康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淮南子曰原道者

欲一言之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之而通則賤物而貴身也莊子曰真者精誠之志

志在守樸養素全真

銑曰守樸守其

實樸養素全真謂養其質以全真性

善曰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河上

公曰抱守也薛綜東京賦注曰樸質也莊子盜跖謂孔子曰子之道非可以全真者也

又曰真者精

曰余不敢好善聞人

向曰不敢猶不達也常好善道而聞於人事善曰謂與呂安交也孝經曰參不敏何足以知

之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

穆子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也

子玉之敗屢增惟塵

翰曰鍾會有憾於叔夜時呂安兄巽茲

安妻巽為大將軍長史遂構誣將害安鍾會為大將軍所善會因勸大將軍

誅康與呂安同罪也子玉楚子玉也令尹子文舉之以自代後子玉與晉戰子玉大敗

康此意所以憤呂巽有穢行大將軍用為長史是不知人亦如子文之用子玉不當

也惟塵謂詩人刺進舉小人也謂鍾會有言於大將軍將害康比會為小人也屢增

者言當朝此類多矣

善曰子玉楚大夫也傳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

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

飲之酒蔿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子玉

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毛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鄭玄曰喻大

夫進舉小人適

大人含沉藏垢懷恥民之多辟政不由己

銑曰大人天子也言

自作憂患也



天子能合其大道包藏垢穢懷納諸恥謂不察臣下之過致使左右多邪臣政不由天子之已而使無辜獲罪僻邪也 善曰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

伯宗謂晉侯曰國君含垢說文曰懷藏也杜預曰忍垢恥也毛詩曰民之多僻鄭玄曰民行多邪僻者汝君臣之過無自謂得法度論語曰為仁由己 惟此

褊必心顯明臧否平感悟思愆恒若創痛干軌向曰褊心康自謙也臧善否惡也愆過恒痛創

傷痛割也言褊小之心明此朝廷善惡感而覺悟以思其過痛如割傷 善曰褊心康自謂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論辭也毛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為刺又曰於予小

子未知臧否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痛蒼頡篇曰痛毆傷也方言曰恒痛也說文曰瘡癥也漢書音義曰以杖毆擊人剥其皮膚起青黑無創者謂痕痛也 懿

其過謗議沸騰良曰康曰謂少過而謗議沸起者謂鍾會譖之云嵇康卧龍也騰起也善曰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焉曰夫

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漢賈山曰古者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毛詩曰百川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濟曰此自言其

性常不傷害於物何乃頻致怨憎之辭也此自歎也 善曰昔慙柳惠今愧

孫登翰曰柳下惠三黜無怨色康今幽憤故慙也善曰柳下惠已見西征賦魏

氏春秋曰初康采藥於中山北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

年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 內負宿心外慙六女良朋向曰宿心謂宿昔本心也



謂慕養生之道今則辜負本心矣而猶慙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數平其宿心尔雅曰而慙也毛詩曰每有良朋

仰慕嚴鄭樂道閑居

銑同下注 善曰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身保性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

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眾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閑肆下簾而授老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

而樂西漢書曰司馬

相如稱疾閑居

與世無營神氣晏如

濟曰晏如無事也 善曰蔡邕釋

子曰古之神氣不蕩於外漢書曰揚雄室亡檐石之儲猶晏如也

咨予不淑嬰累多虞

翰曰咨嗟淑善嬰繞虞度也

言我不善繞此罪累之多不可度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咨嗟也毛詩曰之子不淑云如之何左氏傳趙孟曰以晉國之多虞

匪降自天

匪降自天

寔由頑疎

良曰匪非降下寔實也言此罪累非下自天實由我頑疎之性所致也 善曰毛詩曰下民為孽匪降自天噂沓背增職竟由人

理蔽患結卒致囹圄

善本作圄字 濟曰邪臣協用私情擁蔽政理之道遂使患難結成終致無辜繫於獄也卒終也囹圄獄

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弊壞也禮記曰仲春對荅鄙訊執系此幽阻 向曰省囹圄鄭玄曰所以守禁繫者秦曰囹圄漢曰獄

獄吏恥為其所問繫繫也幽阻與親友不通鄙恥訊問也 善曰言已對荅之辭鄙於見訊也張晏漢書曰訊者三日復問知之與前辭同不也杜預左氏傳注



曰繫拘執也鄙善本作實恥訟冤免字時不我與銑曰恥謗訟之冤濫時不

也善曰論語曰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文雖雖曰義我直神辰志

沮翰曰沮亂也言雖義理平直而自明無辜而為獄吏辱澡身滄浪平

豈云能補良曰澡洗也言神辱志沮雖將洗身於滄浪清水豈能補之也

吾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善曰孟子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

作奮翼北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疇

濟曰雖離和聲也鴈春則北游故云順時而動憤怨曾不疇比也康見此鴈鳴

得意忘憂乃自嗟歎則莫能比之矣善曰毛詩曰雍雍鳴鴈管子桓公曰夫

鳴鴈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鴻鴈秋南而不失時事與願違遘茲淹

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濟曰遘及也知窮達在命不求苟免善曰

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古人有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



生

向曰古人有言謂莊子云為善無近名也奉時謂隨時恭默也言謹絜如此則咎責悔禍不生於身也 善曰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司馬彪

曰勿脩名也被褐懷玉穢惡其身以無陋於形也郭象曰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也尚書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曰懽欣忠

信咎故不生 萬石周慎安親保榮 翰曰石奮父子五人各二千石天子号可為孝矣 為萬石君皆周慎謹密安親守榮也

善曰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孝白首萬石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

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此論語摘輔像識曰 曾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周至也 世務紛紜祇攪

子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 濟曰紛紜亂也祇語助也攪動也雖安樂之時必誠危亡之理乃終其利貞 善曰漢書

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毛詩曰祇攪我心攪亂也祇適也家語金人銘 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煌煌

靈芝一年三秀子獨何為有志不就 濟曰煌煌光也靈芝草藥一年三開花秀服之長生康

志尚養生今志不就也 善曰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楚詞曰云有志而無謗爾雅曰就成也 懲難

思復心焉內疚庶幾乎來無聲者無臭 良曰見此患難方欲懲誠而反復心內病之誠謂將來



無為患皆害身之本也聲譽於時無使馨香也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德難念功毛詩曰既往既來我心永夜疾病也爾雅白易勉也毛詩曰上天之載無聲

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翰曰使將來之人采

薇山曲散髮巖岫之間頤養年壽也采拾也薇草藥也散髮謂不為冠冕所拘束善曰采薇已見上文琴操許由曰散髮優遊所以安已不懼也范曄後

書曰素閑散髮絕世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頤養也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年曰期頤鄭玄曰頤

猶養也

# 七哀詩一首

五言

## 曹子建

向曰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為漢末征

役別離婦人哀歎故賦此詩善曰贈答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

##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向曰謂月行疾其光如流也正謂當其時也徘徊謂終夜月光迴轉四面遷照故云

徘徊也善曰夫皎月流輝輪無輟照以其餘光上有愁思婦悲歎有未沒似若徘徊前覺以為文外傍情斯言當矣



餘哀

善曰古詩曰借問

歎者誰言是客

善本作子

妻君行踰

千年孤妾常獨栖

善本作棲字良曰踰過也君謂夫也

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

泥浮沈

善本作沉字

各異勢會合何時諧

齊曰清路塵謂風上塵也妾婦人之謙稱也言塵隨風之

飄揚此夫從征不息泥在濁水之下以自比幽思不通浮沈既異會合何時諧諧和也善曰漢書民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爾雅曰諧和也願

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

翰曰西南坤地坤妻道故願為此風飛入夫懷善曰古詩曰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嘆

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銑曰言夫行十年復恐志改故云君懷不開我當何所依據善曰史記驪姬曰以賤妾

之故廢嫡立庶

七哀詩二首

五言

王仲宣

翰曰此詩哀嘆亂也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音還協韻良曰象道也豺虎喻羣賊貪暴害人也遘及患難也善曰左氏



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焉豺虎遘與構同古字通也道經曰執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曰執守也象復弃善本作棄字中國去遠身適

荆蠻翰曰荆蠻喻荆州仲宣避難在其中也善曰荆蠻已見登樓賦毛詩曰蠢爾蠻荆毛萇曰蠻荆荆州之蠻也親戚對我

悲朋友相追攀向曰謂初去帝都之時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良曰國亂殺戮

人路有饑婦人抱子弃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

不還濟曰婦人迴顧聞子泣聲但揮涕而去不復還也善曰三言迴顧雖聞其子號泣之聲但知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曰文伯卒荀姜曰二

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弃

之去不忍聽此言銑曰此說婦人為三言時遭亂夫從征役世既無主皆相攻劫故奔走飢荒未知身死之處弃子草中

不能相全繫驅馬而去不忍聽之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悟

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翰曰下泉人謂戰死人喟然歎聲也善曰漢書曰文帝葬霸陵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三



賢伯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

向曰淫猶留也善曰國語曰底著滯淫賈逵曰淫久也

方舟泝大

江日暮愁我心

濟曰方並也泝逆流行也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舡也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流

山岡有餘

映巖阿增重陰

銑曰謂日將沒山脊之上猶映餘光而巖曲本陰今復曰暮是增為重陰山脊曰岡善曰通俗文曰日

映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

良曰狐狸獸名翔歸也善曰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

主也楚詞曰鳥飛之故鄉狐死必首丘

派波激清響猿猴臨岸吟迅風拂裳袂

白露沾衣襟

善本作衿字

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拊

善本作琴琴

攝衣去寢衣也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漢書曰沛公起攝衣延鄼食其也韓子曰師涓

善曰楚詞曰擊手迅風於清涼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

靜坐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

向曰絲絃也琴以桐木為之善曰史記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

王曰夫治國家可為絲桐之間也

羈旅縶終極憂思壯難任

濟曰壯益也此縶自哀之言善曰羈旅已見上文



七哀詩二首 五言

張孟陽

翰曰臧榮緒晉書云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有才華起家拜著作郎後為中書郎稱疾告歸此

詩哀人事遷化後詩哀帝室漸衰善同翰注

北邙

善本作芒字

何壘壘

高陵有四五

向曰北邙山名壘壘重也陵即墓也善曰廣雅曰壘重也古

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鬱何壘壘北芒山名也壘壘塚相次之兒也

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

遙相望原陵鬱鬱膺膺

音舞

銑曰漢世主謂後漢諸帝墳陵恭文原皆陵号鬱鬱膺膺草木多泉善曰范曄後漢書

曰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又曰葬靈帝于文陵又曰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毛萇曰膺膺肥美也

季葉

善本作世字

喪亂起賊

盜如豺虎

良曰葉猶世也子曰此季世也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豺虎已見上文

善曰左氏傳曰叔向曰齊其何如晏

毀壤過

一抔便平

房啟幽戶

翰曰壤土也漢武帝時有盜高廟玉環者廷尉罪之當弃市帝怒其輕當族釋之諫曰假令有取

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罪之遂止抔謂一掬矣言漢家諸陵既遭季世喪亂毀其陵土已過一掬矣便房冢中室也言其幽暗之戶已開之矣善曰一抔喻少也



珠押

匣

離玉體珍寶見剽

匹虜

齊曰珠押漢家送死之物珠玉為押言遭發虜掘已離玉體玉體者貴

美之言剽劫虜獲也

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

至乃燒取玉押金鏤體骨并盡西京雜記曰漢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

形如鎡甲連以金鏤枚乘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說文曰剽

園寢化為墟

劫人也又虜獲也漢書注曰虜與鹵同如淳曰鹵鈔掠也

周墉無遺堵

向曰園寢陵旁廟也墟丘也墉牆也言廟牆皆摧無遺堵者五板曰堵

善曰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又曰自貢禹建迭毀之議遂毀惠景廟及

大上寢園廢而為墟爾雅曰牆謂之墉毛萇詩傳曰一丈為板五板為堵

龍荆棘生蹊徑

善本作

登丘里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

先古切 良曰樵童牧豎也

濟曰蕪穢蔓草之類皆無人掃除之

頽隴並

善曰關中記曰漢諸陵守衛掃除廣雅曰掃除也餘見下注掃蘇老切

墾發萌隸營農園

銑曰頽隴頽墳也萌隸下人也言頽墳之處並為耕鑿開發下人所營農園園之事

頽篇曰墾耕也毛詩曰俊發爾私鄭立曰俊疾也發伐也疾耕發其私田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

善曰蒼

乘君今為丘山土

幹曰萬乘君天子也 善曰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方言曰冢大者為丘淮南子曰吾



死也有一感彼雍門向曰雍門周謂孟嘗君曰君百言悽愴歲之後高臺既傾曲池又平山丘哀今古

不悲乎孟嘗君淚下承睫感恩其言故悽愴也善同向注

秋風吐商氣蕭蕭瑟掃前林良曰商為秋氣善曰王逸楚詞注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急疾鸚鵡賦曰

涼風蕭瑟陽鳥善本作鳥字收和響寒蟬無餘音濟曰陽鳥春鳥也收息其和聲而秋已深故蟬亦無

矣喻帝室之漸衰善曰陽鳥春鳥也禮記曰孟秋寒蟬應陰而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楚辭曰蟬寂寞而無聲白露朝善本作中字

夜結木落柯條銑曰露結為霜也森寒風振聲善朱光馳北陸

浮景忽西沈善本作沉字翰曰朱光日也天道游北故云馳北陸陸道也善曰朱光日也楚辭曰陽杲杲

其朱光續漢書云日行北陸謂之冬杜預左氏傳注顧望無所見唯覩松

栢陰向曰松栢墓丘所生善肅肅高桐枝翩翩栖孤禽銑曰此喻帝室政衰

雖在名位若孤鳥栖於高桐也肅肅謂寒風著枝聲也翩翩孤鳥兒善曰禮記曰草木皆肅鄭玄曰肅謂枝葉縮栗也仰聽離鴻鳴



俯聞蜻精列吟良曰蜻蛚蟲名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俗謂之蜻蛚蟋蟀吟已見上文

注曰蜻音精蛚音列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丘隴日已遠纏絲思彌善本

作彌深銑曰丘隴謂其先人也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哀於國故

思字亦思親纏絲謂憂思多也善曰秦嘉答婦詩曰哀人易感傷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絲恩好庶蹈高蹤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徘徊向長風

淚下霑衣衿翰曰徘徊心不安兒向長風見時物衰歇復感時風衰薄故淚下矣善曰古詩曰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登樓賦曰

誰憂思之可任楚詞曰悲長風以徘徊又曰向長風而舒情又曰泣歔歔而沾襟

悼亡詩三首五言 善曰風俗通曰慎終悼亡鄭玄詩箋曰悼傷也

潘安仁銑曰悼痛也安仁痛妻亡故賦詩以自寬

桂而蕪冬春謝寒暑忽流易良曰桂蕪漸盡兒謝去忽疾易改也善曰桂蕪猶漸也并并歲月流兒也

王逸楚詞注曰謝去也列子曰寒暑易節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向曰之子謂亡者也人死曰歸窮深也壤



土也永長也幽隔謂幽冥之道長為阻隔善曰之子謂私懷誰克善本作

妻也毛詩曰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琴賦曰披重壤以誕載從淹留亦何益僂俛恭朝命迴心反初役濟曰言此哀傷私情欲不就仕誰復剋從此情淹留

無益俯仰之閒且恭朝命迴私心反初於公役也僂俛俯仰也善曰神女賦曰情獨私懷誰者可語說文曰懷念思也楚辭曰倚躊躇以淹留毛詩曰僂俛

從事不敢告勞役謂所任望廬思其人令至想心所歷翰曰廬宅也想亡有所行歷也善曰

家語孔子曰思其人愛幃屏無髮髣髴翰墨有餘迹善本作跡字其樹說文曰歷過也銑曰其妻善屬

文髮髣髴謂不見形象也翰墨餘迹平生所作之文尚有餘迹也善曰廣雅流曰惟帳也聲類作幃說文曰髮髣髴相似見不諦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

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濟曰芳謂衣餘香今猶未歇遺挂謂平生翫用之物尚在於壁善曰洛神賦曰步蘅薄而流

芳廣雅曰悵悵如或存周惶忡直驚惕良曰悵悵失志也周章惶懼憂中驚惕然忡憂惕懼也善曰

挂懸也王逸楚詞注如彼翰林鳥雙飛善本作一朝隻翰曰翰林鳥栖之林潘安仁自此失耦亦

如此也善曰曹植善哉行曰如彼翰鳥或飛戾天王弼周如彼游川魚比易注曰翰鳥飛也曹植種葛篇曰下有交頸禽即雙栖禽也



自中路析

先歷析也

向曰比目魚名雙即行隻即不行又如魚中路分

春風緣隙

來晨雷

力承簷

善本作簷字

滴

濟曰隙門隙也雷雨水注引於屋簷

寢息

何時忘沈

善本作沈字

憂日盈積

銑曰盈積多也善曰宋

庶幾有時衰

莊缶

有猶可擊

翰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擊盆而歌惠子怪之莊子曰其本無生無形今歸無形何哭為也故安仁庶幾於情知有時

衰故云莊缶可擊瓦器曰缶善曰郭璞爾雅注曰庶幾微幸也

皎皎窓中月照我室南端

良曰月光入窓又發思也南端者室之正南善曰室南端室之南正門

商應秋至滹暑隨節闌

向曰清商涼風也滹濕也言濕暑之氣逐節而微也闌猶微也善曰秋風為商已見

上文禮記曰季夏土潤溽暑文穎漢書注曰闌希也說文曰滹暑濕暑也

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衣單

凜凜涼兒升起衾被也涼風起止又思人始覺夏被單也善曰古詩曰涼歲去暮毛萇詩傳曰衾被也

豈曰無重纊誰與同

歲寒

翰曰纊絲也言豈無重纊人已亡矣誰同歲寒善曰毛詩

歲寒無



與同朗月何朧朧

濟曰言此時無人見與同處也朗明也朧朧月光臨朧也善曰毛詩曰叔兮伯兮無所與同埤蒼曰朧朧欲

明展善本作

轉盼枕席長簟竟牀空

良曰輾轉志不安也簟亦席也竟盡也善曰展轉已

見上牀空禾女清塵室虛來悲風

向曰委積也清輕也善曰莊子曰空穴來風司馬彪曰門戶孔空

風善從之古詩曰白楊多悲風

獨無李氏靈髮髣髴覩爾容

翰曰漢武帝李夫人死帝甚思之乃令方士致神

力遂得見其形故安仁嗟其妻無此靈可見其容兒

撫衿長歎息不覺見淚沾

善曰本作曾

沾善本作曾安能已悲懷從中起

銑曰已止也中謂衷心善曰漢書公孫瓚曰累撫衿魏武帝苦寒行

日月不延頸長歎息魏文帝歌行曰不覺淚下雷次宗史記曰文帝意慘悽悲懷魏武帝矩歌行曰憂從中來

寢興自

善曰本作存

形遺音猶在耳

良曰寢卧興起也言卧起之間自想亡者如存也遺音謂平生所言聲也善曰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曰

色不忘乎目楊脩傷天賦曰悲體兒之潛翳兮目常存乎遺形左氏傳晉穆公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上慙東門吳下愧

莊子

濟曰東門吳子死怡然不哭莊子蒙縣人故云蒙莊子妻死不哭詩此二人妻子死而不哭安仁有哀故上慙下愧不如古人善同濟注曰詩



欲言忘此志難具紀

向曰悲情不可具紀者言多也善曰尚書曰詩言志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

命也

可奈何長戚自令鄙

翰曰死生命也長憂亦是鄙事戚者憂也善曰魚豢典略趙岐卒歌曰有志無時命也奈何論語曰小人長戚戚長

何論語曰小人長戚戚長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

銑曰曜靈日也天機者言天運動有機關也四節春夏秋冬也逝猶往也善曰楚

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曰曜靈日也陳琳柳賦曰天機之運旋夫何逝之速也莊子天運篇曰天其運乎郭子玄曰不運而自行也

淒淒

朝露凝列列

善本作烈字

夕風厲

良曰列列風急兒厲嚴也善曰毛詩曰秋日淒淒又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

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

向曰淑美儷耦也潛翳不可見也善曰左氏傳施氏之婦曰己不能底其伉儷杜

預曰儷偶也魏太祖祭橋玄文幽靈潛翳邈哉緬矣

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

濟曰念其事存如昨日之事誰

知忽已終歲善曰蒼頡篇曰昨隔日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改服從朝政哀心寄私制茵憐

籌張故房朝望臨爾祭

翰曰改凶服從朝政之吉服哀心不易私存其禮也制禮也茵憐憐悵也朔月初望十五日皆



哭臨而祭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

曰因禭也毛詩箋曰禭宋悵也

爾祭詎幾時朝望忽復盡衾裳

一毀撤千載不復引

銑曰祭不幾時月日已盡矣衾被毀除撤去也引陳設也言靈筵被裳一已除去不復重陳設服制終也

善曰兩雅

亶亶其月周戚戚彌想

善本作愍

良曰亶亶漸進也戚戚憂心也愍痛

也漸進歲月已復年周憂心相痛矣

善曰

楚辭曰時亶亶而過中又曰居戚戚而不解

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

墮向曰感物謂見平生衣服涕泣應其悲情而落矣墮猶落也

善曰感物已見上文毛詩曰涕既墮之

墳思紆軫

翰曰駕言謂駕馬言出於東山望其妻墳其思縈紆隱軫而多也

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

濟曰徘徊心不安定也墟亦墓之通名

哀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

銑曰遷移而立時步而不進也徙遷移也倚立也踟躕不進見

訪惶不忍去楚詞

落葉委埏

延

側枯萋

古

帶墳隅

翰曰委積也埏墓道焚草名隅角也

善曰聲類曰埏墓埏也方音曰焚根也

孤魂獨榮榮

善本作

安知靈與無

向曰



孤兒安和也亡者孤魂不見其象何知其有靈與無靈也 善曰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孤魂翔故城楚詞曰魂兮不遑寐 投心遵朝

命揮涕強就車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 良曰投致也遵奉也悲哀之情不能

自已致心奉於朝命拭其涕淚勉強就車以歸帝宮也帝宮帝城也帝城雖則不遠然行盡此路之上悲情不止也 善曰揮涕已見上文毛詩曰誰謂宋遠

莊子曰知反帝宮禮記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 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五言

#### 謝靈運

韓曰宋武帝子義真封廬陵王末之藩而高祖崩廬陵王未之藩而高祖崩廬陵王末之藩而高祖崩

事次在廬陵言廬陵輕詔不任杜稷與少帝不協徐羨之

等奏廢廬陵為庶人徙新安郡羨之等使使殺廬陵也後

有讒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罪追還至曲

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

下作一篇

善同翰注

###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

向曰曉月發乘夜行雲陽朱方並地名 善曰越絕書曰曲阿為雲陽縣左氏傳曰吳伐楚



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也吳地記曰吳改朱方曰丹徒

含悽泛廣川灑淚眺連岡

善本作崗字濟曰悽悲也

泛舟行也廣大也古者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岡連岡平山也

善曰史記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楚詞曰還顧高立位如灑青烏子相家書曰天子葬高

山諸侯葬連岡

善本

痛切

善本

中腸

良曰君子謂盧陵王沈深切割也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阮籍詠懷詩曰容好結中腸

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

翰曰君子道消羣臣在朝

也憤懣氣結者謂少帝時王見廢也今屬大運已開得申積日悲愁謂文帝即位追崇王為侍中王如故也涼愁也

善曰道消少帝之日運開文帝之初也沈約

宋書曰少帝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為邢安泰所害周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白虎通曰天子崩赴諸侯何緣臣子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語人者也春秋說

題辭曰天子崩黎庶殞涕海內悲涼宋均曰涼愁也

神期恒若存

善本

德音初不忘

銑曰心於神明期恒

如存也惠接德音之初于今不忘

善曰家語曰今之言五帝三王者威靈若存王肅曰其威與明靈常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但謝易

永久松柏森已行

向曰但往謝去也永久猶陳積也言往去之事且速易為陳跡而立陵之間松柏森然已成行

善曰尚書曰帝

乃徂落毛詩曰我行永久曹植寡婦詩曰高墳鬱鬱兮巍巍松柏森兮成行

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

良曰延州地名



延陵季子封於此也餘往並與李善同

善曰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

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  
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漢書曰龔勝者楚人也字君賓  
勝卒有一老父來吊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  
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超而出莫知其誰

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

翰

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

解劍則延陵也謂人已死矣解劍何及於事撫墳楚老也謂人已天矣哀傷徒為  
也善曰解劍已見上注潘岳虞茂春諫曰煖撫墳兮告辭皆莫能兮仰視顧

愷之拜宣武墓詩曰遠

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

尚曰疑言若此也此人謂

念美昔存撫墳哀今亡

與羣叩不協自見滅亡也此兩者互有其相妨

善曰若人謂延州及楚老也今德

高遠是通也解劍撫墳是蔽也論語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扣子新論曰漢高祖

建立鴻基倖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

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

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之蔽者也

將濟曰考其物理感動深情定其是非識其所以將亡之端也

善曰言

已往日疑彼三人迨乎今辰已亦復爾斯則理感既深情慟定非心識之

所能行也王隱晉書曰荀粲與傅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調嘏玄曰子等在山  
出業間功名玄必勝我識減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

末有餘者粲曰功名局之所獎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

脆促良可

齊我以能役子等為貴未能齊子所為也毛萇詩傳曰將行也



哀天枉特兼常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

翰曰特兼言甚於常者為枉見殺戮

也今已化滅無形何用追崇爵位空揚虛名也 善曰莊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趙岐孟子章句曰良甚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孝經曰揚名於後

世舉聲泣已漚

善本作灑字

長歎不成章

向曰舉聲嗟歎泣已下灑心志錯亂不成文章言悲之深

也 善曰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拜陵廟一首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漢儀上陵歲以為常魏無定制江左元帝崩後諸侯始有謁陵辭陵

事蓋率情而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來每正月輿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

顏延年

良曰延之從文帝拜高祖陵作此詩於陵置廟故兼言矣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

濟曰祀祭祀也光靈祖宗之靈光盛也 善曰周書曰助王恭明祀東觀漢記上賜

東平王蒼書曰今送光烈皇后衣一篋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哀勢隆祖廟崇樹如園

坐

銑曰樹立也園坐皆墓間道也 善曰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明尊親如漢書注曰坐墓田也

逮事休命始投



迹階王庭

翰曰逮及伏美也謂及高祖即位美命之始延年仕於王庭故去投迹階王庭皆者猶進也

事父母尚書曰陣于帝郊俟天休命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周易曰大揚乎王庭

陪廁迴天顧朝譙流聖情

延年陪廁朝廷之間爲帝顧遇朝譙之時皆流聖情優也善曰毛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時無陪無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身美我重晚達生戒輕

良曰服事也言早服事委身於君方知君臣義重生命之戒可謂輕也善曰服服服事也早服恩

淺也故以存身之義爲重也達官達也晚達恩厚故以養生之戒爲輕也王隱晉書曰孔坦上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輕

否來王澤竭

泰往人悔形

翰曰否來泰往謂少帝失德之時小人在位于澤竭盡悔吝形生上下不同善曰否來泰往少帝之時也否泰易二卦名也言

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吝形見班固西都賦序言王澤竭而詩不作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孫朝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周易曰否之匪人不

利君子貞又曰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勅躬斬積素復與昌運并

銑曰勅誠素故并合也言雖經帝室多難

而戒慎其身慙高祖積政之恩不易志節復與文帝昌運相合爲君臣也善曰孝經鈞命決曰勅躬未濟四子講德論曰非有積素累舊之權春秋孔寅

圖曰帝當會昌成封岱

恩合非漸漬榮會逢迎

翰曰恩惠將合非由漸漬而進榮華



夙御嚴

濟曰夙早也御猶使也守待也言早使宣嚴備清道之制而羣臣朝駕皆入待曙駐禁城之間以入朝也

向曰紳帶也西寢寢殿也延年自述束帶入於寢殿伏於帝車之軾出於

垌天子乘車車中有侍臣故延年得伏軾於帝車之上  
善曰紳大帶也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西寢朝在西

良曰衣冠謂先帝衣冠  
終虛無不見也冥冥虛

善曰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居陵傍立廟月一遊衣冠

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  
銑曰遵繞也路陵中路隴陵也  
善曰說文曰冒覆也方言曰秦

翰曰文帝憑視陵廟之容見御之物哀慙於心而下人思慕被歌

善曰皇心謂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被歌聲班固

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被歌應劭曰持新曲以爲歌聲也然此言人之思慕披

齊曰十二年曰紀載行也絃吹  
絃管也有功者銘書於陳旌



之上言高祖德音萬紀行於絃管之上千歲記銘於旌旒之中善曰漢書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又曰聖王已沒鍾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以別貴賤故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未殊帝世遠已

同倫化萌向曰倫猶大也言先帝之德歌謳不歇何殊古先帝道年代既遠而芬芳不息矣同大化流行之萌始也善曰言帝威靈若存故

未殊其遠而已質雖存其神善本作幼壯善本困孤介末暮謝幽貞幼壯

謂少年日也末暮謂衰老時也延年自言少時困於孤介之事不能居少帝亂朝也老時復謝幽靜貞吉之道亦不能就為戀文帝之明德也善曰漢書音

義臣瓚曰介特也發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良曰軌跡夷平喪失周易曰幽人貞吉也軫車也言發迹入仕

在於高祖平易之時高祖既沒遭少帝之難是發跡而失平易之道今老矣如車之將歸宜慎崎傾之險也善曰以車之行喻已之仕也發軌弱冠也王

武子荅何劭詩曰計終收遐致發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迹夷易易遵也歸軫暮年也楚辭觀軫立兮崎傾

#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一首

五言善曰集曰謝諮議環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

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六尺床總帳朝脯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



登銅爵臺望  
吾西陵墓田

# 謝玄暉

總歲帷飄井幹

寒罇酒若平生

翰曰總細布之疎者帷即帳也風飄動於樓上銅雀臺一名井幹檣

致罇酒於帷帳前若平生存時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淮南子曰大構架與宮室有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飭也

司馬彪莊子注曰幹井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

向曰詎猶不也善曰不敢指井故

以樹言之也芳襟染淚迹嬋媛空復情

銑曰芳香也妓人悲泣淚濕香襟而多痕牽引衣襟空有哀情終

不見君王也嬋媛者牽引也善曰楚詞云心嬋媛而傷懷兮王逸曰嬋媛牽引也

玉座猶寂寞況乃

善本作妾

身輕良曰玉座玉牀也寂寞虛無也言君王玉座尚自虛無若此况羣妾身至輕微何以爲久長也善曰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座玉床鄭玄曰坐玉

床處天之位也寡婦賦曰懼身輕而施重

##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五言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二年僕射范雲卒任昉自義興



賈沈約書曰永念平生忽為疇昔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傳舍也使人所止息而去後復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 任彥昇

濟曰劉璠梁典云任昉字彥昇樂安人也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甲科文章之美冠絕當時昉出義興傳舍哭范僕射雲遂作此詩傳舍客舍也

#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

翰曰禮數絕謂交道相得雖品命有異不為禮數式法也范雲之德天下以為法則而

瞻仰之實為國家楨幹善曰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女史曰式瞻清懿毛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毛萇詩傳曰楨幹也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向曰一朝死矣萬事人道化盡然我故人之情何時忘也善曰莊子曰若

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史記范睢謂須賈曰戀戀有故人之情

# 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

良曰待時謂不

仕於齊也屬興運謂梁也言范雲為人之英王佐之任故可待而任也善曰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班固漢書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也袁子

正書曰立德蹈禮謂之英子產季札人之英也

# 結權三十載生死一交情

銑曰結交之情生死如一不復變也善曰左



氏傳曰楚子使叔舉如晉曰寡君願結權於二三君史記太史公云下邳翟公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攜手遁衰孽接景

事休明濟曰遁避孽災也謂避齊朝衰災攜手同去之接景事休明謂連事梁武帝也景者義稱前人比於光景也善曰衰孽齊東昏侯也

休明梁武帝也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遯于秦鄭玄毛詩箋曰孽支庶也抱朴子曰攜手而遊接景而處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運阻衡

言革時泰玉階平善本有此二句善曰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

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革此言革言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孔安國尚書傳曰衡濬冲得茂彦夫子值狂生向

亂之甚也長楊賦曰玉衡正而泰階平王戎字濬冲為吏部尚書得李茂彦為吏部郎戎以禮待之范雲時為吏部

尚書彦昇亦為吏部郎與濬冲茂彦相類故云夫子值狂生自比謙也夫子謂雲也善曰淮南子曰臺無所鑒謂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所鑒

者立德故為狂生臺古握字也漢書曰酈食其人皆謂之狂生伊人有

涇渭非余揚濁清善曰伊人范雲也涇渭二水名涇濁渭清吏部之職

所能揚也善曰伊人謂范雲也綜核人物涇渭殊流非余狂生能揚清激濁也毛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止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異調曹子建贈丁儀詩

曰涇渭將乖不忍別欲以速離情少留言笑以遣離情也善曰言將



乖之初不忍便訣欲留少頃以遺離曠之情也

不忍一晨

善本作辰字

意千齡萬恨生

其一 翰曰

意猶不忍去奈何千年永阻萬恨是生

善曰言昔日將乖不忍一辰之意況今千齡永隔萬恨俱生者乎毛萇詩傳曰辰時也應璩與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悉

追懷萬恨

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筵笥

良曰詠歌謂平生所述文章也盈滿也筵笥盛書器

善曰新序孫叔敖曰筵筵之囊簡書說文曰筵笥也

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

向曰方舟濟河有虛舟來觸雖

有編心之人不怒也言平生相謂嘲謔雖有相陵亦如虛舟值觸謂嘲謔之類也善曰蒼頡篇曰啁調也字書曰嘲亦啁也毛詩曰善戲謔兮莊子曰方舟

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編心之人不怒也

何時見范侯還叙平生意

其二 與子別幾辰

經塗不盈旬

銑曰范侯則雲也善曰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以子丑配甲乙也經猶歷也

弗

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

濟曰不見疾病顏色改易之時但追想平生安樂之事也徒但也善曰楚辭曰美人既醉朱

顏寧知安歌日非君撒瑟晨

良曰君子有疾撒瑟琴瑟寧知安然歌樂之日非君疾病之晨也善曰楚辭曰猶

憤積而哀娛兮翔江州而安歌王逸曰安息歌今自寬慰也儀禮曰有疾病者齊撒瑟琴

已矣余何歎輟春哀國均



已矣哀歎之甚也 善曰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刑大夫死秦國男女號涕者不相杵毛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曰均平也

# 贈答上

## 贈蔡子篤詩一首

四言 善曰晉官名曰蔡子篤字子篤

### 王仲宣

向曰蔡子篤為尚書仲宣與之為友同避難荆州子篤還會稽仲宣故贈之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良曰翼翼飛兒鸞鳥以喻子篤也載則也東者東行也 善曰楚辭曰高翔翔之翼翼毛

詩曰載飛載鳴我友云徂言戾舊邦

銑曰徂往戾至也舊國謂子篤本居濟陽也 善曰蔡氏譜曰睦濟陽人毛詩曰我友

斯矣又曰舫舟翩翩以泝大江

濟曰舫船也翩翩船行兒逆水上行曰泝涼也 善曰楚辭曰將舫舟而下流舫與

方蔚矣 荒塗時行靡適

翰曰蔚草荒蕪兒荒塗以喻時亂言時既荒亂時行故無適也靡無也 善曰董仲舒

士不遇賦曰懼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良曰慨歎也言我歎而思慕與子篤同君子謂子篤也 善曰

毛詩曰慨我寤歎封禪書曰懷而慕思也悠悠世路亂離多阻

向曰時亂人苦別離相阻隔也悠悠遠兒 善曰毛詩曰



善本作  
行字

銑曰濟水名岱山名子集所居  
於此衡山名謂荊州仲宣客在

善曰濟

濟曰言

此別離

三十一

人生

瞻望遐

善曰毛詩曰瞻望弗  
可以望見之故與上同

善曰毛  
鱗

善曰魚鴈言

善本作翻字 濟曰  
苟且也 鵠 猛鳥也 言

善本作  
追字

良曰雖則心之進慕願欲高飛我思終不見其通宣通也善曰法言曰夫進也十日進於道慕於



德尚書曰子思曰孜孜瞻望東路慘愴增歎平聲率彼江流率彼江流友逝靡期翰曰

東路謂濟陽銑曰率循爰引逝往靡無也言任其波流引往亦無期止善曰毛詩曰率彼淮浦君子信誓不遷于時

翰曰誓約也言君子當信約宿心無以時險遂有及子同寮生死固之

何曰及與也同官為寮當須堅固生死如一善曰左氏傳曰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何以贈行言

授斯詩良曰授與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曾子將行晏子送曰嬰聞贈人以

之鹿醢貨以匹馬願子尅求所堪中心孔悼涕淚漣漣濟曰孔甚悼痛也涕淚如波漣也而亦淚流也善曰毛詩

曰中心是悼周易曰泣血漣如嗟爾君子如何勿思銑曰君子謂子篤如杜預左氏傳注曰而語助也何勿思言當思此贈

之意善曰毛詩曰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

# 贈士孫文始一首

四言 翰同下注 善曰三輔決錄趙岐注曰士孫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

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荊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為李傕等



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之功封萌為潯  
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萌當就國粲等各作詩以贈  
萌于今詩猶存之

#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

銑曰靡無也夷猶滅也善曰毛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廣雅曰

夷滅也我既旦其我友自彼京師

良曰暨與也言從京師來此避難也善曰爾雅曰暨與也毛詩曰自彼氏羌

宗守湯盪失越用遁違

濟曰宗守謂國家宗廟所守今則湯盪除顛失遠用避違其難也越遠遁避也善曰杜

預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孔安國尚書傳注曰違避也

遷于荆楚在漳之湄

濟曰荆楚

荆州漳水在焉湄岸也善曰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毛詩曰居河之湄

在漳之湄亦克宴起

善本

字翰曰克能宴安也善曰

和通簫

直

比德車輔

銑曰簫竹器墳土器

皆樂器吹之者言與文始和通如吹此樂如御軍人為車輔侍矣善曰毛詩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篪毛萇曰土曰塤竹曰篪鄭玄曰其相應和如塤篪左



氏傳曰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既度禮義我卒獲笑語良曰度用卒終獲得也

善曰毛詩曰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庶茲永日無佻言厥緒濟曰盟言失厥其緒業也善曰毛詩曰且以喜樂

且以永日尚書雖曰無佻言德時不我已翰曰已成也言雖無愆時屬喪亂不成我此志終見別離也善

曰鄭玄毛詩同心離事乃有逝止銑曰言二人同心離事言別也逝往止住也善曰張衡怨詩曰同心離

居絕我橫此大江淹彼南汜良曰言文始將離橫度此大江淹南汜汜浦也文始所封澹津在荊州南故也善曰楚

辭曰橫大江兮揚靈王逸曰橫度大江揚已精誠也毛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已我思弗及載坐載起濟曰我思之既

不能及故則坐則起善曰毛詩曰瞻望惟彼南汜君子居之翰曰君子謂文

弗及張衡怨詩曰我聞其聲載坐載起始也善曰論語曰悠悠我心薄言慕之向曰悠悠遠兒薄辭也善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采芣人亦有言靡哲不思銑曰人謂古人靡無指智也言賢

亦有言靡詰不愚又曰矧伊嫵婉胡不懷而良曰矧況伊惟也嫵婉好兒胡何也言天下賢智而無

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矧伊嫵婉胡不懷而



不思況惟情好也何不悽愴而助辭也

善

晨風夕逝託與乏期

翰曰離別之後

曰毛詩曰矧伊人矣又曰人無兄弟胡不比焉

願因晨風之鳥夕往託附遠情以為期信也晨風鳥名其飛疾

善

瞻仰曰毛詩傳注曰晨風鸛也楚辭曰因歸鳥而致詞差迅高而難當

王室慨其永歎

平聲

瞻仰王室歎其衰微慨歎聲也善曰毛詩曰

泉茲之

良人在外誰佐天官

向曰良人謂賢人謂文始也言文始在水誰當任天子之官佐任也

善曰毛詩曰維此

良人弗求弗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曰人代天理官不以天官私非其材

四國方阻俾爾歸藩

翰曰四國為中

國也阻限使爾歸國以為蕃屏謂文始之澹津也俾使也善曰毛詩曰四國于蕃又曰俾爾多益

爾之歸藩作式下國

銑曰式法也下國謂文始所封之國也

善曰尚書曰世世無曰蠻夷不虔

享德萬邦作式鄭立毛詩箋曰式法也毛詩曰命于下國

汝德

良曰無以為蠻夷荒裔之國不苟汝德虔敬也

慎爾所之

善本作主字

率由

嘉則

濟曰所之謂之於澹津也率循由用嘉善也

善曰毛詩曰慎龍爾出話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

雖勿用志亦庸式

翰曰潛龍勿用志不可拔也靡無式差也

善曰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鄭立毛詩箋云式差也

雖勿用志亦庸式

善曰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鄭立毛詩箋云式差也



悠澹澹

禮

鬱彼唐林

向曰悠悠遠也澹澹水名在文始封國唐林地名鬱深遠見

善曰荆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

百步有澹水出縣西陽山又曰澧陽縣蓋即澧水為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有作唐縣盛弘之荆州記曰零陵東接作唐然此三縣連延相接唐林即唐地之林也

雖則同域邈其迥深

良曰同域與荆州同界也邈遠迥獨也善曰爾雅

曰迥

白駒

遠志

古人所箴

允矣

君子不遐

厥心

既往既來

無密爾音

銑曰白駒詩篇名刺宣王不能留賢賢者乘白駒而去箴戒也喻時亂不能用其文始也

翰曰允信遐遠厥其也言信矣

君子豈不大其心人之往來無絕爾音耗密絕也善曰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贈文叔良一首

四言

銑曰叔良為劉表從事使聘益州牧劉璋贈以此詩戒之

善曰干寶搜神記曰

文穎字叔良南陽人繫欽集又云為荆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繫集又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粲依荆州劉表然叔良之為從事蓋事劉表也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璋也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

良曰翩翩孤飛兒率循也善曰毛詩曰翩翩者騅說文曰翩翩飛疾兒

君子下



征爰聘西隣

向曰君子謂叔良西隣益州也善曰毛詩曰之子于征西隣謂蜀也

臨此洪渚伊思梁

岷

翰曰洪渚大江也梁岷蜀二山善曰楚辭曰伊思兮往古

爾行孔邈如何勿勤

向曰孔其邈也君

子苟始慎爾所主

濟曰苟慎其所行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觀近且以其所為主觀遠且以其所主

趙歧曰近臣當為遠方來賢者為主遠臣而至主於在朝臣之賢者也

謀言必貞

善本作錯路說稅申

輔

向曰所謀出之言必正措詞必申匡輔之志說詞貞正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賢善也所言說當申相輔也申或為車非也

延陵有

作僑盼是與

翰曰延陵謂季子僑謂子產盼叔向也季子聘鄭見子產如舊識戒之以慎終過晉謂叔向曰吾子志直必思免於難也

故祭以此事戒叔良也善同翰注

先民遺跡來世之矩

良曰跡謂延陵之跡可為來世之矩規矩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溫

恭朝夕尚書曰子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觀著知微

濟曰爾主謂其所主之事迪蹈也亦須蹈知其幾也向曰華兒著明微暗也言探其情理形兒見明須知其暗機也善曰華喻貞越絕書子胥曰聖人

見微知著視明聽聰靡事不惟

濟曰目視須明耳聽須聰無事不思而後行也靡無惟思也善曰論語孔



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字林曰惟思也

董褐荷名胡寧不師

韓曰董褐晉大夫也吳王夫差會晉定公吳帶甲三萬欲

劫晉求盟晉人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於吳吳乃退就幕而會董褐之力也荷重胡何寧安也董褐既有此重名以解國難何得安然不為師法也以此事喻叔良使

益州後解國難也善曰晉令董褐復吳曰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

先軟晉侯亞之卓昭曰董褐晉大夫司馬寅也毛詩曰胡寧忍予

衆不可苦也無尚我言

可蓋藏無高慢我

此言也尚猶高也

善曰家語金人銘曰君子

梧宮致辯齊楚構患

平聲

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廣雅曰尚高也

使聘齊齊王饗之於梧宮而齊王有言將必伐楚使者有辯說逆齊王自

成功有

是齊楚舉兵相伐遂構患禍此戒叔良無作辯說以逆前事

善同銑注

要在衆思

善曰尚書帝曰成允成功惟汝賢又曰有倫有要

人之多忘

掩之實難

濟曰忌諱也言人多忌諱其所短而掩蔽之若能不逆其意實為難也此深戒叔良逆人意也善曰左氏傳秦伯謂公

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瞻彼黑水滔滔其流

善曰黑水梁州分則益州屬焉滔滔流兒

曰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

江漢有卷允來厥休

良曰江漢蜀也言披有席卷天下之志若

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彼信服于命而來自是其美 善曰言彼二國席卷而來信 汝之美也漢書劉歆說高祖曰今陛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 二邦若否職

汝之由 良曰若二國否塞不通為之患 逆則由汝職不違所戒者也 善曰言彼

順也否猶臧否也謂善惡也左氏傳范宣 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也 緬彼行人鮮克弗留尚哉

君子異于 善本作 他仇 向曰緬遠鮮少克能也尚庶幾也于猶當也仇類也

留者言皆被留也庶幾君子當異於他類善自勉也 善曰少能不留言多 淹留也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見也左氏傳曰行人言使人也毛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左氏傳楚子木語晉范武子之德王曰尚矣哉 人誰不勤無厚我

憂 翰曰言人誰不為國家勤勞當自勗厲無使我為深憂也厚深 惟詩 善曰楚詞曰惟天地之無窮哀生民之長勤我粲自謂也

作贈敢詠在舟 銑曰同舟共濟謂所憂同故以此詩作贈以戒之也 善曰言為詩以贈者有在舟之義憂患同也鄧析子曰

同舟渡海中依遇風救 患若一言憂患同也

#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五言



劉公幹

濟曰魏文帝初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文帝來視植疾去後植賦詩以贈之謂未即帝位時也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

良曰元太后君也謂武帝南鄉譙國帝之舊鄉善曰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

劉表也尚書曰眾非元后何戴張衡思立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毛詩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

過彼豳沛都與君共翔

翔

向曰從武帝至舊鄉如漢高過故國豳沛之都翱翔游也言如鳥翼翼之同飛善曰豐漢高祖所居以喻譙也君謂五官也毛詩曰將翔將翔

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

翰曰四節四時之節推斥相推逐也言歲月促而易往也善曰四節已見上文周

易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廣雅曰斥推也

眾賓會廣座

善本作

明燈

善本作

熒熒其炎光

銑曰熒盛兒善曰史記侯嬴曰公子自是迎嬴羣眾廣坐之中楚詞曰蘭膏明燭華鎧錯鎧與燈音義我同廣雅曰熒熒也熒大明兒

清歌製

妙聲萬舞在中堂

濟曰製製作萬大也善曰毛詩曰公庭萬舞鄭玄曰萬舞干舞也

金罍含甘

善本作豐禮其字

羽觴行無方

向曰罍罇也甘醴美酒也羽觴酒盃為雀形也無方猶無筭也善曰毛詩曰我姑酌彼

金罍楚詞曰瑤漿密勺寘貝羽觴

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大康

翰曰言醉樂忘歸也于時戎馬稍息故云大康康



安也善曰毛詩曰四牡向路馳歡善本作悅誠未央良曰四牡四馬也誠志央

罷也善曰四牡謂驪駒也漢書王式曰聞之於

師客歌驪駒主人歌無庸歸音義曰逸詩篇名也

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翰曰前篇敘昔日游從此述沈疾在鄴都也嬰纏

禮記曰身有痼疾說文痼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水也沈痼疾皆病也竄居也清漳水名濱畔也善曰自夏涉玄冬彌廣善

作曠字十餘旬翰曰冬曰其神玄冥故云玄冬言卧疾從夏至冬相與遠踈已十

杜預左氏傳注曰彌遠也蒼頡篇曰曠踈曠也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翰曰岱宗太山也人命屬

宗也故人則文帝也善曰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

身良曰所親謂文帝也篤厚趾足也言能行步車足來看我清談同日夕情

眊敘憂勤濟曰言來看疾與之談說同至於夜情相顧眊敘述便復為別

辭游車歸西隣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濟曰清談至於日夕文

帝便歸洛陽故云西隣



游車則帝所乘也素葉木葉落也善曰西隣鄭都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銑曰人命將往如水

分離恐不復相見也善曰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向曰謂別時相問何時為

會期我春時要期也善曰楚詞曰無衣裘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望暮結不解貽爾新詩文翰曰望暮相思愁結

而不解故遺爾此詩也新詩文則此詩也善曰蔡邕琴師賦曰詠新詩以悲歌勉哉脩令德北面自寵珍良曰戒文

帝自勗勉勤脩令德北面事君以保寵貴是時漢帝尚在善曰左氏傳曰忠為令德北面且位也禮記曰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日之北面荅君之義也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平良曰慨謂感歎也善終夜不

遑寐敘意於濡翰向曰遑暇寐卧濡沾翰筆也敘意沾筆謂

然然今不遑寐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楚詞曰魂明燈善本作曜閨中清風淒已寒向曰淒急

也漢書注曰翰筆也白露路塗前庭應門重其關銑曰應門正南門善曰楚辭曰

雅曰正門謂之應門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良曰殫盡也善曰禮記曰歲既殫矣壯士遠



出征戎事將獨難

翰曰謂文帝將出征戎馬之事將為難也征行也善曰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可畏出

征謂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為五官郎中將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幹劉楨等俱逝然其間唯有鎮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

故疑出征謂在孟津也以在鄴故曰出征以有兵衛故曰戎事也

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

濟曰

後思懷常曰所為歡會也

善曰涕泣幹自謂也

涼風吹沙礫氛霜

善本作霜氣字

何皚皚

五來

向曰豫思文帝在軍之時也礫小石也氛邊氣皚皚白兒

善曰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風揚沙礫小石也說文曰皚皚霜雪兒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牛哀切

明月照緹幕

華燈散炎暉

銑曰緹丹黃色丹色也華燈已見上文

善曰緹

賦詩連篇

章極夜不知

歸良曰連篇章謂與諸文人連詩不知歸謂不知疲也善曰論衡曰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

君侯多壯思

雅縱橫飛

翰曰君侯文帝也文雅之志縱橫如飛善曰漢儀注曰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

小

臣信頑魯

善本作鹵字

僂俛安能追

向曰魯鈍也此自謙才不及文帝也僂俛俯仰也追猶及也善曰儀禮曰



小臣正辭李尤東觀賦曰臣雖頑鹵慕小雅斯干歎詠之美  
美僂俛已見上文論語曰參也魯孔安國曰魯氣也魯與鹵同

### 贈徐幹一首

五言 濟曰是時徐在西掖劉在禁省故有此詩

###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

銑曰有東西掖兩門徐在西故云隔也垣牆也 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跋余望之洛陽

故宮銘曰洛陽宮有東掖門西掖門

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

良曰拘拘束限限阻也清切猶嚴切也天子所

居曰禁言各有拘束阻限在於嚴切之所中情無由宣通 善曰史記曰

景帝居禁中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楚詞曰抒中情而為詩 思子

沈沈字 心曲長歎不能言

善曰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古詩曰氣結不能言

起坐失次

第一白三四遷

向曰遷移也

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

向曰寺司也謂植主司之

地 善曰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也

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

濟曰塘池源流也 善曰

思立賦曰且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 余沐於清源車

銑曰葉木葉也翻翻孤飛 善曰楚詞曰漂翻翻



其下 乖人易感動淚下與衿連善本作涕字仰視白日光皦皦高

且懸良曰乖離也皦皦曰光兒曰在天垂照於空若懸也善曰毛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皎日毛萇曰皦白也楚詞曰晞白日兮皎皎兼燭八

紘內物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翰曰言曰光照燭天下無所偏頗而我獨

抱此深感失志不得與比於衆物也善曰韓子曰朱孺對衛靈公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揚雄解嘲云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音

義曰八方之綱維也尚書曰無偏無詖遵王之誼

### 贈從弟三首

五言 濟曰公幹從弟蓋尋究無名

###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銑曰磷磷水中見石兒善曰呂氏春秋有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揚之水

白石磷磷毛萇曰清徹也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善本作華紛何擾溺采之薦宗

廟可以羞嘉客向曰蘋藻草名涯岸也紛擾溺多兒良曰采此蘋藻可薦於宗廟進於王公羞進也嘉賓乃王公也善曰



蘋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  
蕓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豈無園

中葵懿此出深澤翰曰懿美也深澤謂流水中石也此言豈更無珍美之物以羞進宗廟王公蓋美此出於幽深也善曰古

詩曰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爾雅曰懿美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向曰亭亭高風聲一何盛松枝

一何勁向曰勁堅也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濟曰慘悽寒兒端正謂花色不變善曰楚詞

曰霜露潛豈不羅凝寒松栢有本性翰曰人心堅貞亦當如此終世不改易善曰疑嚴也莊子曰天

寒既至雪霜將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

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根良曰鳳皇生丹穴在南故云南嶽徘徊未安命此竹實也根竹莖莖根通言也善

曰鳳生丹穴故曰南嶽鄭玄毛詩箋曰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向

鳳皇之性非竹實不食亦喻從弟也豈不常勤苦羞與黃

獸足凌上也紫氛天氣也食此竹實心有不

足喻非明時而食祿奮翅羽上出於人也



雀羣

翰曰勤勞也黃雀喻小人言鳥飛遠游豈不勞苦

何時當來儀

將須聖明君

翰曰言鳳皇一去何時當見光儀待聖明君也須待也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

文選卷第二十三



11. 1. 1. 1. 1. 1.

11. 1. 1. 1. 1. 1.

11. 1. 1. 1. 1. 1.

11. 1. 1. 1. 1. 1.